

古人雅事 今效之

□陈 晖

古代文人墨客注重修身养性,总有诸多雅事消遣,从中找到不为人知的小乐趣,生活简单,闲适,洒脱自在。较为寻常的是焚香抚琴、品茗听雨、赏雪候月、酌花酌酒。

其实,古人还有一件雅事,就是玩虫。古人对鸣虫情有独钟,且有蝈蝈、蟋蟀、油葫芦并称为“三大鸣虫”之说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有云: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,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

《国风·召南》里的《草虫》:“嘒嘒草虫,趯趯阜螽;未见君子,忧心忡忡。”借虫子将男女之间那种缠绵微妙的情爱,那种久久未见到心上人的惆怅不安,思绪不宁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所以,在古人眼里,鸣虫又叫“灵虫”,寄托了无限的情感和遐想。

时值夏令,又是蝈蝈扯开嗓门,欢唱的好时节。

在城市一隅,有个花鸟市场。在这里,你听到的吆喝声并不是来自卖家,而是蝈蝈清脆响亮的叫声,声音抑扬顿挫,此起彼伏,一会儿由“独唱”变成“合唱”,一会儿又如同奇特的交响曲,悠扬绵长。你可别以为这种声音是由它们的口腔发出的,其实,它们是通过扇动翅膀来引吭高歌。这

歌声,久久在空中扩散、弥漫,然后悄无声息地渗透进你的耳朵,又似乎随着轻风飘向了远方……这种鸣叫,早已盖住鸟语花香,撩得你那颗原本平静的心开始不安分起来,莫名的激动着,寻找着。

此时的你早已忘记只是来逛逛,随意看看的初衷,而是变得兴致勃勃,不由自主地在市场里东张西望,似乎要想寻到那只最强劲有力的蝈蝈。

不经意间,经过一家古色古香的古玩店。走进敞开的木栅栏大门,一股静谧幽邃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这是一个小小的庭院,让人想起那句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。院内是朴拙的陈设,老石槽里荷花正绽放,老水缸里绿色的浮萍在轻荡,连水都变成了绿色,几尾小鱼追我赶,欢腾自在,水面泛起轻轻的涟漪。两边多层木制花架上各种小式盆景依次排开,一竹一石,一草一花,经过主人的精心修饰和布置,便有了灵气。

堂屋门口是两尊石狮子,气派而威严。一种美妙的香味萦绕鼻尖。宋代钱惟济写有“庭下焚香连宿雾,林间鸣佩起栖鸾”,说的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? 袅袅升腾的雾里,端起一杯香茶,倚窗而立,看着满院芬

芳,忘记所有烦恼,在古人的生活里,处处蕴含着美学。

此时,主人端坐一梓枰八仙桌前,正与二三好友煮茶叙旧。茶,应该是高山白茶,淡淡的馨香里带着一股仙气,又透着几分柔情。壶,是一把年代悠久的紫砂壶,色泽浑厚深沉,莹润如玉,出水流畅,可见主人用心把玩已久,冲出来的茶自然也是醇香可口。案台一盆菖蒲,郁郁葱葱,青翠可人。紫砂为土,菖蒲为草,但这样恰到好处的置于案头,便有了不同的韵味。

茶桌上,两个有趣的蝈蝈豪宅吸引了我。这是透明的有机玻璃箱,上面布满小孔,以黑沙铺底,因为是自然式布景,搭配了有灵气且有型的太湖石和枯木,并种上一株蕨类植物,地面局部铺上苔藓,显得清静清爽且富有生机。

一个豪宅里的蝈蝈异常忙碌,上下跳踯,不停寻找出口。看来,这是一只倔强的蝈蝈,不甘心被困于此地,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
另一个豪宅里的蝈蝈则异常休闲,闲庭信步,哪儿有眼它就从哪儿钻进钻出,时不时还去挑逗一下绿叶。累了,就立在太湖石上歇脚,漫不经心地梳理着自己的触须,这

是要出门做客,还是要去约会呢? 看来这是一只性格温和的蝈蝈,一切随遇而安,顺其自然。

想不到,在模拟的自然环境里,蝈蝈的脾气性格都不一样了。

主人与友人品茶观虫,谈笑风生,好不逍遥。曾几何时,随着岁月流逝,这样惬意悠哉的“慢生活”已是渐行渐远。很多时候,我们的乐趣只是停留在“身不能至,心向往之”的境地。

走出门,看了看主人挂的牌子“朴拙斋”,我想,主人以此取名,想必也是希望自己无论做人做事,都应该纯朴敦厚,表达了返璞归真,回归自然的心境。

如今,久居城市,总是感觉少了那么一点动感。走在花鸟市场的小天地里,才能让我感受到一点来自大自然的恩赐。

清代文学家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说:“花不可以无蝶,山不可以无泉,石不可以无苔,水不可以无藻,乔木不可以无藤萝,人不可以无癖。”古人雅事,今效之。很多时候,只要你愿意,就可以在百忙之中,择一雅洁安静处,泡上一壶浓茶,可自斟自饮,自娱自乐,也可邀三五好友把茶当歌,清香醉人中友情也更上一层楼。



咏廉

□紫乐

一尊石碑耸路边,刻满廉字醒世间。
神州齐筑中国梦,凝聚民心唯清廉。

消逝的麦垛

□ 桑云梅

云朵之下,垒起的座座麦垛,矗立在村庄蔚蓝色天空下,停伫在村民的甜蜜坎上。那金色麦垛,是一首首金色的诗篇——书写在村民的黝亮额头,是一支支动情的曲子——飘荡在村落的房前屋后。

当“布谷布谷”盘旋萦绕,声声入耳,便是堆麦垛的时节。父亲总会沉沉地说:要想垒好麦垛基础牢固最重要。父亲在众多麦捆中挑选出又高又大的,竖立一起作为底座,一个紧挨一个抱成团儿,一层又一层。这时我和哥哥就成了“小帮手”,帮忙搬运小麦捆子,麦垛每高一层,父亲便要爬上一层,接住乡邻们扔上去的捆子,一圈一圈堆垒、压心。光着脚丫的父亲踩在绵软的麦捆之上,麦垛顶部尖尖站不住人,他便踩上旁边木梯用铁叉挑起小麦捆堆垒,直到麦垛顶部收拢有尖。这样,父亲对他的麦垛就满意了吗? 不,父亲还要给麦垛作最后的装扮。父亲拿铁锹或者铁叉,像侍弄几个顽皮的男孩一般,哪处麦秆伸得太长便朝里打一打,哪处有小空洞容易渗水就往外扯一扯,再给麦垛戴上一个用麦秸秆编织的大草帽。堆垒上一个漂亮稳当的麦垛要花费父亲半天时日,焦灼的阳光炙烤,黏咸的汗水流淌,单薄的衬衣灰黑。别家麦垛都是普通的长条形,父亲堆垒的宝瓶似的麦垛总是让全村人惊叹,那完美的垛形和艳羡的目光是对父亲最好的褒赏,那充实的幸福感即刻荡漾他黑红黑红的脸庞。

带着花香的麦垛是丰收富足的象征,是农家人的骄傲。有眼力的大叔大伯们,只需过一眼哪家场上的麦垛,就能估摸出这家今年麦子收成几何,并且能够精确到上下只有三五十斤的来去。谁家的麦垛又高又大,就说明谁家的麦子大丰收,谁家的日子富裕殷实。收成最好的那家,必定会迎来乡邻们一波又一波祝贺,高高大大的麦垛骄傲地享受众人指点称赞,甚至显现出一股子傲气来。

带着清新意境的麦垛与爱情有关。谁家的麦垛高、麦垛大,说明这家农户人丁勤快,日子丰厚,姑娘们都愿意找这家的小伙子。村里的后生们,争着抢着将自家麦地侍弄好,争取多收麦子,收好麦子,把麦垛码得高高的,大大的,好像麦垛有多大多高,他们的爱情就有多浓多甜。乡村的诗意夜晚,姑娘小伙子们喜欢坐在麦垛上谈情说爱,那美妙的阵阵蛙鸣为他们欢畅伴奏,那提着星点灯笼的萤火虫为他们点亮爱意的心灯。

在那一往不复的旧时光,麦垛是哥哥和我的游戏场,我们盯住别家一座麦垛,坚持不懈地从中间抽掉几小捆,小手抽红了,小臂抽酸了,直到掏出一个深深的洞。哥哥和我将小小的身体钻进这个黑洞,时常有猫儿狗儿也来寻求温暖庇护。夕阳的余晖缓缓浸染茫茫夜色,玩累了,我们相互依偎着和小猫小狗在暮霭中沉沉睡去。这个充盈麦香的小小世界,是哥哥和我的微微天堂。在这个充满麦香的小小世界里,我们和小猫小狗便是整个村庄的小主人,灵魂高贵如王者。严严冬日,金色麦垛安宁地停歇村子的角角落落,也将温暖馨然栖息在村民心头。麦垛檐边凝结的冰凌晶莹剔透,小小的我踮起脚尖也够不及。这时,亲爱的哥哥总会神奇般出现,“卡吧”一下扭下最漂亮一根塞在我嘴里。金色麦垛下,陌陌暖阳里,马上就会出现一群贪婪吮吸冰凌的可爱孩子们。

晨曦微露的黎明,露珠摇曳的清晨,阳光正耀的正午,晚霞弥漫的黄昏,云朵之下的麦垛渐行渐远,逐渐消逝在记忆的扉页。但是,她们却如时光流走的痕迹,或浓或淡,永远烙印那里,挥之不去。乡村麦垛,喧嚣红尘中的净土一方,让我时时回归,安放寂寥又浮躁的灵魂。



顾影

□崇 君

随笔二则

□杨 谔

释“冰霜迫残岁”

著名学者钟振振《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》,颇多真知灼见,然亦偶有值得再商榷处。钟指出朱东润先生释陆游诗《太息·宿青山铺作》二首其一“冰霜迫残岁”一句不妥。朱东润《陆游选集》:“冰霜指艰苦;迫有逼近的意义;残岁指晚年。全句言晚年遭遇到艰苦。”钟教授指出:陆游写作此诗时的年龄是48岁,不得称为晚年。又,冰霜乃深秋及冬天气象;残岁,这里是一年快要结束的意思。因此这句诗的意思是:“眼下正是深秋季节,已见冰霜,今年的日子残剩无多了。”

为方便联系诗中其他句子分析,录全诗如下:“太息重太息,吾行终无极。冰霜迫残岁,鸟兽号落日。秋砧满孤村,枯叶拥破驿。白头乡万里,望此虎豹宅。道边新食人,膏血染草棘。平生铁石心,忘家思报国。即今冒九死,家国两无益。中原久丧乱,志士泪横臆。切勿轻书生,上马能击贼。”

把三、四句与五、六句联系起来,可以确定诗人所写的季节是在深秋。三、四句虚中有实,五、六句实中有虚。再联系后面的诗句,“冰霜”二字确有朱东润先生所说的“艰苦”的寓意。“迫”,有“逼近”之意,更是诗人时不我待心理的体现。钟教授说“残岁”是一年快要结束的意思。一年分为四季,时令虽说已是深秋,毕竟离新年尚远,还有一个漫长的冬季要过,怎么能说“今年的日子残剩无多了”呢? 朱东润先生说“残岁”乃晚年。古代医疗科技不发达,人的寿命一般不长。宋代帝王的平均寿命不足50岁,有人计算出宋代社会上层人士的平均寿命为64.55岁。48岁时的陆游以夔州通判满任,正逢王炎宣抚川、陕,被辟为干办公事。这一年,他以幕僚的身份出使多地,诗中自称志士,并发豪言:“切勿轻书生,上马能击贼。”由此可见其身心均健。但一个人究竟能活多少岁,自己无法断言。陆游想必是想到了当时的寿夭规律,因此在潜意识中觉得48岁的自己

已到了“晚年”,这样理解似乎也有几分道理。但若真如此,此便不是大诗人陆游! 不是一辈子想着上马击贼、建功立业的陆游! 诗人目睹“道边新食人”,想到“中原久丧乱”,明白“即今冒九死”,结果仍是“家国两无益”,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! 诗中“白头乡万里”一句,是夸张的说法,意指忧愁之深。如此,“残岁”一词当是其消极的说法,犹如壮年人说“了此残生”之“残生”,其中恰无多少自认已至“晚年”之意。

朱是诠释过度,钟乃诠释不足。

魏碑师风探索展

5月底6月初,市文联、市书协联合举办《魏碑师风探索展》,开幕那天我在南京,故未能出席,不知到场的朋友们观感如何。回通后特地去欣赏了一下,觉此展意义深远。在这个展览中,可以看到学书该如何起步? 如何继续前行? 如何实现目标顺利收场? 成功和不足的例子都有,有心的学者若因此而反观己身,收益当不会小。

有两个学书才一二年的大学生要去观展,询之于我,答应分别陪同。观展时交流甚多,现记录观感如下:

临帖功夫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关? 没有统一答案。因人而异,越深越好。展览中好几位中老年书家就是榜样。现代人事多性躁,朝学执笔,暮已狂草,热闹一番之后,发觉白白浪费了许多光阴,此等事极常见。魏碑鱼龙混杂,说凡碑皆好,不合实情。魏碑风格虽异,然结字用笔具时代和地域特性,也即共性。选择范本,宜有所取舍。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,并参看近年出土之“魏书墨迹”,从目前来看是一条上上之路。取其拙朴、生辣、灵活,弃其怪异、生硬、破碎、错讹。千万不能闹“夫子步亦步,夫子趋亦趋”式的笑话,展览中即不乏此类作品。

如何由临习向创作过渡? 展品中也有不少正反面例子。有专临一碑并用之于创作的,有博采而后融合的,有类于集

字的,有径取后世魏体书家的,有学习时风的,有人了魔道仍不自知的,更有与魏碑毫无关系的。特别是按自己理解的魏碑特征进行创作的作品,数量不在少数,涉及多位名书家,运用理解去创作,证明技法理念已较成熟。理解的深度决定创作的高度,有数位书家对魏碑的理解失之于狭隘和表面,以雄赳赳、气昂昂,筋肉暴胀式的形象来诠释魏碑,误多矣。北魏字有定法,但出之自在,故多变。时人多不解此。

创作是对临习成果的检验、运用与发挥。创作时以自我为主,有相当大的自由度,因此如何进行风格定位十分重要。平时应与周边书家以及时风保持一定距离,这样才有可能保持独立性和独特性。学书目标要早日确定,就像开车使用导航,先确定终点目标,然后选择合适的路线。目标正大,过程稳健,宁静致远。

展品中有工深力雄有心得然格调平庸者,有志在运用然化用之力不厚者,有才华横溢然因不尽精微故无法致广大者,有聪明独特然已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时风者,有化奇险为平庸者,有“掘井”过多因而难以见水者,有甘做书奴者,有缺少理性思维导致笔下不知所云者,有优劣不辨、取舍不明、以丑为美者,有投机取巧、哗众取宠者……均可作学书者之“镜子”来看。

魏碑大多质朴有余而情韵不足,故当以文化之;魏碑千碑千样,故又要综而化之。写魏碑贵在能化,有文气,自成一家,以浑厚天成、沉雄蕴藉者为高,康有为、萧萧、于右任、谢无量是也。魏碑之化,在学书,在性情,在胸怀,勤奋,在天分与岁月。

一位学生立志将来在学术上有所作为,乃特向其指出:此次展览中有书家所临之范本非魏碑,乃南朝作品,模拟之作亦如此,因而与主题不合,是此展在学术方面之硬伤。将来做学术研究,在资料搜集方面要格外小心,千万不能犯此类低级错误。